



爷爷

钟一棠

□李芸霞

我家先生的爷爷是著名老中医、“钟氏内科”第四代传人钟一棠先生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与先生结婚，从此老先生也成了我的“爷爷”。这么多年来，深感荣幸之余，我也深深地被爷爷的人格所折服。他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德高望重的长者，看上去精神极好，在家里看书、养花、练书法、写文章……那时，不时还有病人慕名上门求诊，他总是亲切和蔼地一一接待。闲暇之余，他还喜欢对我们这些晚辈讲讲为人之道。

爷爷非常爱国，总会让我们在节假日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，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比如北京，他说一定要带孩子去雄伟壮观的天安门看看，去宛平县的卢沟桥参观一下，从小培养孩子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。所以，我们家的旅游就跟别的人家不太一样，常常是挑能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去。儿子从小到大，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、重庆的白公馆、渣滓洞、大连旅顺鸡冠山日俄战争遗址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

爷爷一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。他的医术尽得祖上真传，加之自己不断地努力，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经他抢救的病人更是多不胜数。

2013年初，爷爷家传的钟氏老店——钟益寿堂在间隔86年后重新开张营业。爷爷说，重振老店不仅要发扬祖国的中医事业，更要为广大患者提供质量更好的药材。这家老店传承祖上的医德医训，本着为民服务、发扬中医中药文化的思想，真正为民办实事。所销售的中药材都是最好的品质，对于患者的服务也争取做到最好。

有一次，一位乡下的病患千里迢迢地赶到中医馆，经诊治，身患重疾，需好好调养。但此人家境贫寒，无力承担医药费。中医馆就启动了爷爷设立的救助基金，免费给他诊治和配药，那位患者感动不已，连声说：“好人呐！”

家人总是劝爷爷，年纪那么大了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有病人找上门来该谢绝的就谢绝。可爷爷总是说：“我是医生，



资料图片

哪有医生拒绝病人的？”每每看到爷爷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仍谦和地为病人把脉问诊、排忧解难的情景，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。这是真正的“仁心仁术”，这是一位医生至高的人生追求。爷爷正是以他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晚辈树立典范，指引方向。

爷爷常常会跟我们提起这样的话：“人活着为了什么？金钱？权力？名望？金钱、权力、名望这些东西诱惑确实很大，多数时候确实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，但是用这些东西堆砌起来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？人活着是为了实现并且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回报社会！”这些睿智的言语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。

因为爷爷的长寿，很多人都会向他请教他的养生经。他总是乐呵呵地说：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。”爷爷并不注重物质生活，他总是说，吃点啥，用点啥，无所谓。精神生活对于他来说，更加重要。

多年来，爷爷一直有剪报和搜集资料的习惯，他随身携带一个数码相机，看到有趣新鲜的画面，就拍下来。他擅长书画、篆刻，常常与朋友切磋交流。他爱好养花种草，在他住所的楼下有一个他亲手开垦挖掘出来的小花园，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树木，每次去他家总能欣赏到一年四季开不败的鲜花。他爱好旅游，基本上保持了一年两次的旅游，95岁的时候还去了海南。他还酷爱骑马，出去旅游的时候骑真马，平时他总爱在下楼散步时摸摸他特地请人雕刻的石马。爷爷热爱生活，爱好广泛，还非常能接受新事物，与我们年轻人很谈得来。我们每次去爷爷家时心情总是格外愉悦，看到他慈祥的面容，聆听他谆谆的教诲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浓浓的幸福感。

爷爷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我们一家人都觉得爷爷的音容笑容、谆谆教诲会永远伴随我们。现如今，我儿子也顺利考上中医药大学，准备继承太爷爷的衣钵。我们为爷爷的一生而自豪，也会为爷爷的愿景而不懈努力！

## 种稻“老专家”

□杨和应

村上人都习惯称他为“老专家”。这个“老”字既是尊称，也暗含深意：八十多岁的他，是方圆百里公认的种稻“活字典”。他种出的稻米总是供不应求，城里人宁可排队等候也要买他家的新米。

初见荣生，很难将他与耄耋老人联系起来。魁梧的身板挺得笔直，古铜色的脸庞泛着健康的光泽，走路时脚步轻快得能带起风来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他独自侍弄着十几亩水田，干起活来比年轻后生还利索。

盛夏午后，我跟着荣生来到田边。打水机正“突突”地往田里灌水，眼看着尖尖的稻苗就要被淹没。见我面露忧色，他笑着解释：“稻苗能在水里泡一天，杂草受不住就会死。这样除了杂草，又少打农药。”

淹死杂草？我今生头一次听说稻田打水的目的是为了淹死杂草，省钱又环保，看来种水稻学问深着呢。他见我一脸疑惑，继续说，“水稻在成长期、分蘖期、稻穗形成期、抽穗扬花期，都要及时灌溉一次水，除了有助于稻的成长外，还有就是淹死杂草。”

记得我小时候下田拔过草，父亲说过，“野草疯狂成长，会夺取稻苗营养，影响稻谷收成和口感。”我问他，“怎么就不拔呢？”他说，“现在的后生都不晓得，我年轻时跟着生产队，一天要拔三亩地的草。”他抚过稻叶，指尖沾着晶莹的水珠，“那时候手指缝里总嵌着草汁，洗都洗不掉。大规模种植水稻，哪有那么多功夫拔草？”

与他随后的交谈中，渐渐了解他种植水稻的“独家秘诀”。别人忙着抢种麦子时，他让田荒着“休养生息”，翻筑土地，铺上厚厚一层鸡粪，让阳光慢慢煨熟这片土地。

他的稻子总比别家早半个月插秧。当别人的秧苗才冒尖，他的稻田已泛起绿浪；等别人家的稻穗初成，他的稻花早已香飘十里。这巧妙的时间差，让病虫害都追不上他田里的节奏。更绝的是，当别家稻谷金黄待收时，他的稻秆依然挺着青翠的腰杆，在秋风中继续酝酿着甜蜜。

收割季来临，村里到处是联合收割机的轰鸣。唯独荣生坚持用镰刀，他说这样能听见稻秆断裂时“咔嚓”的脆响，能感受到稻穗沉甸甸的心跳。他晒的谷子铺满整个打谷场，金灿灿一片。

如今超市里有机大米琳琅满目，但老饕们就认他家的米。用他家米煮饭，蒸汽带着甜香能飘满整条巷子。饭粒颗颗饱满透亮，嚼在齿间弹牙，咽下去喉头还留着回甘。有老主顾说，“吃他家的米，能尝到阳光的味道。”

夕阳西下，荣生蹲在田埂上，看着田里的稻苗，眼里满满爱怜，像看自家的孩子。他由于常年劳作，身体和精神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。在日渐浮躁的当下，他不紧不慢地种稻经历，给了我们很多人生启发。



AI生成图